

黑衣男子将刀刃对准女人质的喉头

1

社会小说



海岩 金凌云 著
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中都时报年轻的发行员祝五一性格单纯莽撞,一次偶然的机缘,他“劝降”了一个劫持人质的歹徒,成为报纸上的英雄。这只是一个误会,却使他获得了新的工作机会——被报社聘为记者。

记者的天职是追寻真相。祝五一要追寻的第一个真相就是那歹徒的犯罪动机,却不料黑白颠倒,真相难寻,他很快陷入困局。在社会部主任萧原的安排引导下,祝五一从在热线值班室接听读者来电,跟着老记者见习采访,到进入非法传销集团卧底调查……他逐步学会了在复杂而险恶的环境中辨别真假,也深切体会到真相的宝贵与价值。与此同时,他与女人质沈红叶在相互伤害又互证清白的过程中滋生了爱情;然而,另一段感情也在隐秘萌发……

祝五一蹬着三轮车穿过大街。一辆警车从他身后呼啸而过。他转过一个路口,见前方有几辆警车堵住路面,很多人围在道路两旁驻足观望。他停下车,好奇地挤到警戒线前,向前张望,顿时大吃一惊。

只见一个黑衣男子倚在墙角,一只手紧紧勒着一个年轻女子的颈部,另一只手握着尖刀,刀刃对准了她的喉头。歹徒非常紧张,汗流满面,持刀的手不停地哆嗦。女人质表情痛苦。在他们对面,一个老警察谨慎而缓慢地向前移动。

歹徒大声喝道:“退后!”老警察站住了,用商量的口吻说:“你到底想干什么,咱们谈谈,好不好?”

歹徒大喊:“你给我退后!”他用力勒了一下女人质的脖子。女人质气息惊恐,无力挣扎。老警察连忙后退两步:“好,我退后,你不要伤害人质!”歹徒继续大喊:“快把记者叫来!”

“我们已经打电话通知了记者,他们正在赶来的路上,你别着急。你有什么要求,咱们可以先谈谈。”

“我不跟你们谈,我只跟记者谈。快去叫记者!”

“你跟记者谈和跟我们谈是一样的……”

歹徒粗暴打断:“你别废话!你给我听着,我再等五分钟,记者要是还不到,你们就后悔去吧!你给我退下去!再退!”老警察无奈地后退。围观群众一阵骚动。警察们一边维持秩序,一边紧张地注视着现场。一个负责现场指挥的警长手持对讲机,正在低声部署。高处,两个狙击手已悄悄就位,用瞄准镜对准了歹徒。

另一条马路上,堵塞的车辆排起了长龙。一辆中都时报的采访车身陷其中。方舟、萧原和韩振东坐在车里,表情焦急却无可奈何。韩振东自言自

语:“干吗劫持人质呀?”他扭头问萧原,“萧主任,您认为会是什么事呢?”

萧原不理他,只是焦急地看着前方的路况。韩振东转头又问方舟:“方舟,要不咱俩赌一把,看看到底……”

方舟打断他:“你怎么什么都赌呀!也不分个时候!”韩振东还想说什么,方舟的手机响了。她接起来,有点厌烦地说:“五一,我现在很忙……什么?你在哪儿?哪个现场?你带相机了吗?好,你先帮我们拍几张照片,拍清楚点。”

方舟挂断电话,萧原立即问道:“谁在现场?”方舟说:“我表弟。”

祝五一挂了电话,奋力挤到警戒线前,举起相机对准了歹徒和女人质。人群涌动,镜头不稳,歹徒和女人质在取景框里晃来晃去。他按下快门,查看一下拍摄效果,并不满意,又举起相机继续拍摄。一个警察忽然闯进取景框,指着他喊道:“别拍了。说你呢,别拍了!”祝五一放下相机的瞬间,发现警察身后的歹徒似乎也在注意看他。

在警察的干预下,围观群众纷纷后退。祝五一随着人群向后退去。他转过身,露出衣服背面的四个字——中都时报。他退了几步,转身再次举起相机。晃来晃去的镜头里,歹徒忽然伸出手,指着他大吼:“你,过来!”围观群众一阵骚动。祝五一浑然不觉,他按下快门,然后查看拍摄效果。歹徒再次大吼:“那个记者,叫他过来!”祝五一抬头四顾,这才发现所有人都在注视着他。他不知所措,直到一个警察过来,把他带到警长身边。

警长低声问他:“你是中都时报的?”祝五一点点头。警长面露欣喜,“太好了!希望你能协助我们,去跟歹徒谈谈。”祝五一愣住了:“啊?”警长指着他马甲上的“中都时报”字样:

“你不是中都时报的吗?”祝五一结结巴巴地说:“我……我不是……”

围观群众忽然一阵惊呼。祝五一和警长转头看去,歹徒勒紧了女人质的脖子,尖刀逼近。女人质徒劳地挣扎。一名警察手执扩音喇叭,大声劝说:“我们正在请记者过来,你先把刀松开,我们保证不开枪。你保证人质的安全,我们就能保证你的安全!”

歹徒大喊:“我看到记者了!是你们把他拦住的。你们别拦着他,让他过来!”

警长看着祝五一,语速加快:“你看,他已经把你当成记者了,不会怀疑的。你上去就问他什么事,你听他说,他要求什么你先答应下来,只要他把人质放了,你听明白了吗?”祝五一下意识地点点头。警长推着他向前,继续交代:“好!你慢慢走,沉着!我们保证你的安全,他只有一把刀,你别靠太近他就伤不着你!”

祝五一迈开步子,懵懵懂懂地向前走去。在他身后,围观群众议论纷纷:有人上去了!是个记者!不可能,这时候肯定不让采访,肯定是公安的便衣。歹徒向走近的祝五一大声喝问:“你是记者,不过公安的便衣?”祝五一鼓起勇气,指着胸口上的“中都时报”字样:“你看,我是记者!”

歹徒把尖刀逼近女人质的脖子,作势割喉:“你别骗我!”

“我真是记者!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谈,你先把人放了!”

“你过来,走近一点!快点!”

祝五一犹豫一下,快速回头,想看看警长,但未看清。他继续向前走了几步,距离歹徒大约还有三四米时,他站住了。他忽然感到有些恍惚,身体微微摇晃。他稳住了身体,抬起头直视歹徒。歹徒也直视着他,表情凶狠,目光逼人。这一刻,四周的声音仿佛突然放大。一片杂音充满耳鼓:

围观者嗡嗡的议论声、远方此起彼伏的汽车喇叭声……

祝五一忽然双耳失聪。他看到歹徒的嘴一张一合,声音却被周围的嘈杂淹没,只剩下一些断续不清的只言片语,如同若隐若现的天外回声:“……新闻价值……报纸上……十几万……”祝五一身体僵硬,大汗淋漓,不知所措。歹徒终于停止张嘴,目光狰狞地看着他。他刚想说点什么,歹徒的嘴又动了起来,声音仍然时断时续:“……记住了吗……我马上投降……”投降投降投降投降……祝五一的耳鼓里不断反复着这两个字。他连忙点头,以示赞同。

警察们紧紧地盯着他的背影,却听不见他们如何谈判。高处,狙击手的手指不离枪机,只等警长一声命令。警长面色严峻,眼睛一刻不眨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。在歹徒的逼视下,祝五一终于拼命挤出一句完整的话:“好,你投降,你把她放了,你要我怎样……都行!”在他耳鼓里,他自己说的话也如同天外回声。

歹徒死死地盯着他,随后绽开一个奇怪的笑容。他还来不及品味这个笑容的含意,歹徒已经把尖刀往地上一扔,双手举过了头顶。女人质软软地瘫倒在地上,警察们一拥而上。

祝五一呆呆地站着,他想要走开,却发现自己挪不动脚步,听觉却突然恢复了正常,他听到身后传来警察的喊声:“请大家不要围观,都散开!”他回过头,看到警察正在驱散围观人群。不远处,刚刚赶到的萧原正在向一个警察询问什么。方舟的目光远远地向他投来,说不清是惊讶还是关注。这时他才发现,冷汗已经模糊了他的视线。

警察押着歹徒从他身旁走过。歹徒挣扎着回过头看他,再次向他绽开了一个奇怪的笑容。

姚睫一直暗中扶持我的做法激怒了我

11

都市爱情



石一帆 著
新世界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三十来岁的赵小提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男人,心高气傲的他既不肯走仕途,又不肯游商海,宁愿逍遥自在混日子。独立好强的茉莉与赵小提离婚后只身前往美国打拼。赵小提偶然邂逅了北漂女孩姚睫,两个人在交往中互生情愫。赵小提拒绝了与茉莉重归于好的机会,姚睫却也突然消失了。孑然一身的赵小提鼓足勇气去实现自己开咖啡馆的梦想,无奈天不遂人愿。一蹶不振的他干脆做起了隐士……

[上期回顾]

姚睫跟我讲述了她离开后的经历,她换了很多工作,都不满意。后来遇到了那个老外设计师,就跟着他一起创业,从此就发达了。

“就是这样喽。”姚睫摊摊手,结束了那段“忆往昔峥嵘岁月稠”。那种轻松的语调已经很像一个天生认为自己能“成事儿”的杰出人士了。

“哦……一个挺经典的励志故事,买卖再做点儿都能上《致富经》节目了……”我嘴上这么说着,眼睛却不由自主地垂了下去,有点不好意思看她似的。姚睫变成今天这副光彩照人的模样,固然有运气的成分,但苦也没少吃——我的家乡终于给了一个异乡姑娘以应有的回报。而在她像无数颗铜豌豆一样在北京蹦蹦跳跳的时候,我正在干吗呢?

“我就知道你讽刺我。”姚睫并未露出愠色,相反,她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,“不过我早就说过,咱们的心态不一样。你在北京长大,所以一肚子不合时宜;而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干点儿什么,的,哪怕是一俗事儿……否则我来干吗呀?”

“我没讽刺你——我是嫉妒你。”我说。“嫉妒什么呀,好好生活,干份自己喜欢的事儿,这不是你对我说过的吗……现在咱们又见面了,多巧……”姚睫嗓音清脆地说,腔调倒是越来越软绵绵的了。

我却打断她,一句话脱口而出:“真是巧吗?”“是巧呀。”“你赚了钱之后买了我的咖啡馆——有那么巧吗?”姚睫的眼睛闪了一下:“看你怎么理解了……其实……”“你就直说吧,到底是巧还是一刻意的?”我的声调突然高起来,自己都没意识到。姚睫被我吓得一愣。

“你是不高兴我买了你的店么?”“那肯定没有——我无能嘛,不挣钱嘛,当然得卖了。既然卖,谁买不是买呀?我只是想弄清楚一件事,我的店怎么就被你买了?有那么巧吗?”姚睫盯了我一眼,垂下头:“是,我承认没那么巧。我……一直暗中

观察你……”“什么时候开始的?”我像狼狗一样竖着耳朵说。“刚开始碰见你的时候确实是巧合。”姚睫叹了口气,坦然道,“本来我一直都在忙,忙工作、忙开公司……那段时间脑子也没劲儿想别的。后来事情都上了正轨,我也有了时间在北京乱转,结果就转到了这家茉莉咖啡馆门口。看见店名,我就预感到老板是你。后来果然看见你从店里走出来,跑到旁边拆迁的街上去看热闹……”“然后呢?”“然后你就掉沟里了。”

姚睫说得没错。我叹了口气,问:“你知道我的买卖出了问题,就出钱让欧阳艳过来接手?”她点点头。我继续问:“那么再往后,董东风过来劝我拉琴,也是你请他帮忙?”他以前可不知道我会这一手,甚至连我们家住哪儿都不知道。还有就是给我找活儿干的事儿,请我去拉琴的两家饭店也是你帮忙联系的?”问这些话的时候,我能听出自己的声音在渐渐发颤,有什么按捺不住的东西正在迸裂出来。姚睫仿佛预感到了什么似的再次点点头,面无表情:“那两家饭店,我给他们做过布展。”

我突然歪了一下脑袋,斜眼瞥着她,一字一顿,几乎称得上是咬牙切齿地对她说:“你管得也太宽了。”姚睫没说话。我又重复了一遍,但不如刚才那么有力了:“你管得也太宽了。”她小声道:“我这也是为你好……”

“那你干吗不直接把我养起来?”我终于吼叫了出来。叫声过后,我看看周围,发现咖啡馆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。我的脑袋晕乎乎的,充满了莫名而来的委屈、愤怒和不甘,仿佛这些年过得不顺全是姚睫的责任似的。我的嘴也停不住,已经藏匿了很长时间尖酸刻薄的嘴脸终

于毕现了出来:“我真不知道你有什么心态……暗地里偷窥我,我有那么姿色诱人吗?你大可直接提出要求,只要价码合适,我连脱衣舞都能给你表演——不过我真觉得你性格有问题,以前我怎么就未发现呢?你自己混好了,我承认你有能耐、有本事,可你没必要再从我身上找乐吧?你是不是觉得施舍给我俩钱儿、一个卖艺的机会,自己就特别高尚啊?那我可真的好好好歌颂歌颂你,真他妈的高尚……”

面对我一连串语无伦次的叫喊,姚睫刚开始明显憋着,最后也忍不住了。她像受了委屈的小姑娘一样,脸鼓了一圈儿,眉头紧紧皱着:“你干吗这么说我?我明明是想帮你的,真是……”“狗咬吕洞宾对吧?”我说,“我就是那狗,可我就是爱咬人,毕生也不打算学习摇尾巴。”

她打断我胡搅蛮缠似的诘难,声调同样高了起来:“我是有原因的——没在你面前露面是有原因的!我觉得你的性格才有毛病呢!你好像很善于自嘲,其实那不是真的自嘲,你只是不给别人剖析你的机会而已。还有你说的那些,什么幼稚的个人英雄主义呀,不愿流俗追求常人追求的东西呀……那也只是你自己给自己找的借口。要我说,你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卑、没自信。你在干什么事儿之前都觉得自己干不成,然后就在心里给自己编好一个体面的甚至是光彩夺目的借口。久而久之,你反而习惯了一种矛盾的心理定势,就是用失败来证明自己的不俗。”

“我真后悔……”我的鼻子几乎在发酸,克制着不让自己拖出哭腔来,“咱们本来就是两路人,就不该熟起来……”我说完这句话,颓丧地靠在椅背上。姚睫像被电了一下,头发哗啦一颤;接着,两滴眼泪从她的

眼角冒了出来,顺着她的脸颊缓缓地往下滑。

“你算是说对了,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。”姚睫抹着眼晴说,“你这个人,说到底就是一个自卑的人。因为自卑,你会主动选择失败,最后把自己给毁了……不光在开店上、拉琴上是这样,就连感情上……”

我心里深处突然一颤,另一个意识却指使我继续与她互相中伤——为了阻止她说下去。很遗憾,我的嘴服从了后者,说出了那句话:“甭跟我聊感情,这方面你还是小儿科。我劝你别跟我在哪儿搞什么心理分析了,现在大可抓紧时间去找董东风嘛,反正他现在已经是孤家寡人了。”随后,我的眼前一片模糊。姚睫把她面前的那杯茶泼到了我的脸上。我愣了好一会儿,疲倦地抹抹脸,再睁开眼时,她已经不见了。

那天是怎么离开的“茉莉咖啡馆”,我也给忘了。在此之后,我再次过起了那种闭门不出的生活,既颓丧又执拗,像个立志戒毒的瘾君子。为了维持生存,我到超市买了整整一车罐头食品。我把自己关在斗室之中,连白天黑夜也分不出来:醒了就发呆,饿了就吃,困了就睡。

这么多年来,姚睫几乎是唯一一个与我有“交心”感觉的人。如果说“人与人隔着一堵墙”是句真理的话,那么她和我从一见面开始就打破了那堵墙。她是多么神奇啊。但在阔别重逢之后,我们为什么突然就吵起来了呢?我为什么那么迫不及待地攻击她、中伤她呢?我想,恰恰是因为我曾真诚地关心过姚睫,盼她过得好吧。但当姚睫真的做到了,成了与我截然相反的人时,我却不由得对她生出了敌意——这是一个“我”对另一个“我”的敌意,应该是这么一回事吧。说到底,我是一个如此懦弱、性格矛盾的人。